

论长子形象的文学书写——以老舍《四世同堂》为中心

张珂

忻州师范学院, 山西省忻州市, 035400;

摘要: 长子形象是指在文学作品或社会中出现的具有长子身份、地位或责任的人物形象。作品以祁家为中心, 塑造了祁瑞宣这个典型的长子形象, 通过对祁家的描述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现状。其中, 祁瑞宣这个人物, 说明了长子性格内涵与个体所接受的思想文化和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甚至还会影响到他们自身在面对家国冲突时做出的抉择。《四世同堂》中长子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个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我探索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本文运用了文本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 通过分析长子祁瑞宣个体形象在作品中的叙事功能以及所体现出的文学意义来梳理长子身份的性格特征和长子身份对青年的选择的制约。

关键词: 老舍; 《四世同堂》; 长子形象

DOI: 10.69979/3029-2735.25.2.086

引言

长子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一直备受关注。长子作为家族排行之首, 常被视为传统的守护者和继承者。尽管五四运动后宗法制逐渐瓦解, 但长子在家族中的地位依然重要。五四新文学以来, 众多作品描绘了长子形象, 挖掘了传统文化、家庭伦理与时代重任间的复杂关系。巴金笔下的高觉新、老舍的祁瑞宣、路遥的孙少安等经典长子形象, 反映了不同时代的长子责任与困境。现代长子除承担家庭责任外, 还面临救国救民的时代重任。长子形象的塑造不仅体现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也揭示了现代社会对其的挑战与重新诠释, 以小见大反映时代环境对人们的影响。

1 长子的性格内涵

《四世同堂》中, 作者塑造了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钱孟石等长子形象, 祁家长子尤为突出, 尤其是祁瑞宣。作为长房长孙, 他贯穿全书, 展现了性格的复杂性, 是塑造成功的原因之一。心理学认为性格受家庭、环境等后天因素影响, 阿德勒定义性格为适应环境的特殊作风。因此, 人物性格既与个体相关, 也与环境息息相关。

1.1 强烈的责任感

中国传统社会由家族结构组成, 宗族伦理严格规定成员间的权利义务, 影响深远, 使个体需履行义务方被认可为人。此观念强调群体, 忽视个体主体性。长子在家族文化熏陶及身份限定下, 责任感尤为强烈。祁瑞宣作为现代长子形象, 不仅承担家庭责任, 更肩负民族与

社会责任。

家庭方面, 祁瑞宣为四世同堂家庭长房长孙, 需赡养老小、维护家庭和谐。北平沦陷时, 他虽内心痛苦, 仍为养家忍辱负重工作, 甚至考虑在英国领事馆求职, “作为一个贤孙、孝子、慈父, 他甘心为十口之家的温饱和安定鞠躬尽瘁”^[4]。即便国难当头, 他仍为祁老太爷祝寿, 维护家庭理想。

社会层面, 祁瑞宣作为公民, 有报效国家之责。北平沦陷后, 他面临最高责任与迫切问题的抉择, 最终家庭责任感超越社会责任。同时, 作为新知识分子, 他教书育人, 尽职尽责, 从不旷课, 只为对得起学生。

祁瑞宣作为长子代表, 展现出对家庭、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但受传统观念影响, 家庭责任始终优先于社会责任。他选择守护家庭, 体现了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下, 长子身份带来的复杂情感与责任抉择。尽管面临国家危难, 他仍坚守家庭, 展现了个人命运与家族、社会紧密相连的深刻内涵。

1.2 自我牺牲的精神

长子常被责任感束缚, 难以实现个人梦想, 常牺牲自我以家族为重。祁瑞宣, 新旧交替中的知识分子, 受家族孝悌观念影响, 徘徊于新思潮与旧观念间, 如负重蜗牛, 承担家族重任, 走向与个人理想相反的道路。

祁瑞宣理解自由恋爱, 但仍顺从“父母之命”, 娶了无爱情基础的韵梅, 平静接受安排, 甚至感到牺牲的自豪感。

北平沦陷后, 祁瑞宣深知奔赴国难的责任, 却选择留在家中尽孝。他自责、愧疚与痛苦, 最终鼓励三弟祁

瑞全逃出城去，自己承受“亡国奴”的耻辱与家庭重担，不断自我谴责。他如新旧文化中的钟摆，需左右摆动，保持时刻平稳。

长子的牺牲虽悲哀，却促进新生活诞生。祁瑞宣的牺牲让祁瑞全逃离家族束缚，实现报国理想，为家族成员扫平障碍，减轻权利义务束缚。这种牺牲展现了长子对家族的爱与责任，以及在新旧文化冲突中的无奈与挣扎。

1.3 性格中的双重性

从整体上看，现代社会的长子性格体现了新时代与旧观念的冲突。祁瑞宣作为典型，其思想随社会发展而变化，但周围人观念滞后，致使其性格双重。

首先，祁瑞宣在家庭中的长子身份具有双重性。他需平衡长辈与小辈关系，既要孝顺长辈，又要成为小辈敬重的兄长、好父亲。面对弟弟分家提议，他虽不反对，但为了家庭“团圆”，选择忍耐。

其次，祁瑞宣在思想和行为上也体现双重性格。南京沦陷后，他决意保持中国人本色，拒绝不当校长和为弟弟职位说情。然而，他也展现出卑微软弱一面，如无法拒绝汉奸夫妇祝贺，选择买醉逃避，对询问给出模糊答复。

此外，祁瑞宣生活在充满双重性的环境中。民国时期，封建思想仍根深蒂固，同时西方新思想涌入。他既受新式教育影响，又受传统熏陶，常在新旧观念间徘徊。国难时，他渴望救国却无法割舍家族，只能在五色旗下偷生；不甘心吃“洋饭”，但为了家人不得不上班；希望宣扬民族气节，却只能看着青年沦为亡国奴；为缺乏气节的人痛心，自己却选择家庭。作为新青年，他清楚应如何行动，但个性和环境迫使他选择“苟安”。

祁瑞宣的双重性格，体现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使长子形象更加丰满。其性格双重性，既反映新旧时代冲突，也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无奈选择。

2 长子形象的叙事功能

2.1 体现家国责任的冲突

在《四世同堂》中，长子是十分重要的角色之一，他通常扮演的是被期待承担家族责任的决策者和领导者角色，他们肩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任何个人都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并由此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一个人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独立存在于社会之外的。

祁瑞宣为普通公民，国家危难时，责任感驱使他赴前线。但作为长子长孙，他难舍家庭。理智让他担起救国使命，情感却牵挂家庭。他力求“忠孝两全”，却受家庭羁绊。虽志在报国，行动却先孝后国，内心冲突煎熬。冲突源于社会变革与成长经历。社会转型下，年轻人接触新思潮，批判审视社会，不满现状，向往未来。祁瑞宣受成长环境影响，家住北平“小羊圈”，受“顺民文化”熏陶，即便受现代教育，也难摆脱老派市民的胆怯软弱。

作品对于祁瑞宣这个长子所做的选择的描述，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到在那个年代复杂多变的环境之下，人们所做出的关于选择承担传统家庭的责任还是投身于时代发展洪流之中的原因，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人物的形象。

2.2 展示家庭关系

在这部作品中，长子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个角色，还是用来展示和探索家庭关系的工具。通过长子的故事，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这种叙事方式使得观众能够更加具体地感受到家庭中的情感纠葛和复杂性。

为了维护“四世同堂”的和谐气氛，他努力周旋于各种家庭矛盾中，竭力调节家庭中“叛逆成员”与长辈之间的矛盾、冲突。祁瑞宣是十分支持三弟祁瑞全出走的，但是他却因此受到了家里人的责备，祁老太爷“表示只对老大不满意：‘单单快到我的生日，你教老三走！你等他给我磕完头再走也好哇！’”；二弟祁瑞丰害怕三弟出走的事情会给自己带来灾祸，所以对他挑剔责难，但为了家庭氛围的和谐，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忍耐了下来；除此之外，为了维护祁老太爷的“四世同堂”的家庭理想，他一次又一次忍耐了祁瑞丰夫妇的挑衅与发难，当后来祁瑞丰出事之后，他也选择接纳他重新回到家庭里，为了满足祁老太爷的心愿，他宁愿委屈自己受气，也不让长辈烦心。

长子形象就像是家庭中的润滑剂，为了维持家庭环境的和谐，努力周旋于整个家庭不同的关系中。通过祁瑞宣与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关系描绘，既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家庭成员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也可以更深入地展现家庭内部的复杂性，使得读者进一步感受到亲情的纽带，以及代际传承所带来的冲突和阻力。

2.3 探索个体的自我认同

作为一个独立的灵魂，祁瑞宣经历了自我探索和身份认同的曲折之路。他身负家族重任，感受到家人对他

的期望和压力,同时也要权衡个人追求和道义选择——国难当前,是忠于国家还是孝顺家庭。一开始,作为长子,祁瑞宣选择了留在家中,过着平凡安稳的生活。然而,可事实却是他的家人、邻居并没有因为他的留下而得到保全。面对钱先生家破人亡、小崔被处决、自己被投入监狱、父亲自尽等一连串悲剧,他终于明白了委屈只能忍受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唯有勇敢反抗才能改变现状。在钱先生和三弟祁瑞全的鼓励下,他毅然加入战斗,为最终胜利贡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

祁瑞宣随着故事的发展,逐渐从一个软弱、纠结的人物成长为坚定、成熟的人物,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积极的参与了战斗。从苟安到反抗,这个转变向读者展示了祁瑞宣在困境中的成长与觉醒。通过他人生的经历、处事时候内心的挣扎和对自己的价值观的思考,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在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困惑和挣扎。

3 长子形象的文学意义

3.1 展现人物个体的悲剧性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定义悲剧为严肃、完整、有长度的模仿,通过装饰语言与人物动作引发怜悯与恐惧。希腊文化衰落后,悲剧转为美学概念,形成悲剧精神。许多作家认为悲剧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鲁迅指出悲剧展现有价值之物的毁灭。这与偏好“大团圆”结局的读者观念相悖。长子形象受关注,源于其承载的悲剧性。传统社会中,长子身份与生俱来,伴随命运强加的责任与义务。祁瑞宣身上体现了强烈的悲剧性。

首先,从个人角度看,祁瑞宣的悲剧在于内心的孤独。作为传统与新式思想的矛盾体,他在北平沦陷时虽受新式思想鼓舞,却受传统束缚。他想投身抗战,却被家庭责任牵制;不满二弟行为,却为维护家庭和谐而忍受。祁瑞宣的矛盾少有人懂,祁瑞全是唯一理解他的人。祁瑞全逃走后,祁瑞宣更感孤独,连妻子也无法理解他的内心。

其次,家庭环境上,祁瑞宣的悲剧体现在被家庭责任拖累。作为长子,他需承担家庭重担,包括婚姻选择。国难时,他放弃个人理想,选择家庭责任。他忍辱负重工作养家,却仍无法避免家庭悲剧,成为家庭责任的负累者。

最后,从社会环境看,祁瑞宣在工作岗位上也未找到喜剧片段,仍是悲剧角色。作为知识分子,他虽乐于教书,但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他痛苦万分。他虽有民族气节,却不得不为生计而工作,羞于见学生,希望更多

青年逃离。工作环境不仅未减轻他的家庭痛苦,反而带来更大压抑。

3.2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长子形象在传统文化中与“仁孝”观念紧密相连,被视为家庭代表和传承者,需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维护家族荣誉和传统,体现孝道,为家族繁荣贡献力量。祁瑞宣作为长子,承担家庭责任,委屈自己以维护家庭理想,牺牲婚姻让长辈舒心,将尽孝视为首要。这种牺牲自我的性格体现了人格崇高,但过度发展导致长子放弃个人理想,压抑自我,完全为家庭考虑,展现出软弱、矛盾性格。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家庭责任与个人、国家责任的矛盾有了不同考量。思想观念转变,家庭关系变化,出现“不孝”行为,引发对“仁孝”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作者通过作品揭示传统文化弊病,同时寻找其优秀一面,使其与现代社会兼容,发扬传承。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并未一味否定传统文化,瑞宣的爱国表现体现了传统文化优秀一面,如危急时想起民族英雄和杜甫诗歌,上海炮声响起时哼唱《满江红》。这体现了传统文化对爱国行为的影响,说明老舍认为传统文化背景可激发国民爱国热情。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看待,是老舍在社会转型期间给读者带来的文化启示。

4 结语

在老舍的《四世同堂》中,祁瑞宣是典型的长子形象,其塑造不仅描绘个体,更揭示社会与家庭、大国与小家冲突及个体自我探索。长子形象多样复杂,受作家观点和创作背景影响。分析长子形象拓展了文学作品理解,启示传统与现代关系思考。尽管现代社会长子形象淡化,但文学反思犹存。长子形象反映中国社会变革与传统文化发展,个体悲剧性凸显传统文化反思必要性。

参考文献

- [1] 崔国军.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D].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 [2] 老舍著. 四世同堂上[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01.
- [3] 老舍著. 四世同堂下[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01.
- [4] 丁明秀. 深沉而悲怆的生命旋律[D].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 [5] 谢伟民. 现代小说中长子形象的文化象征意义[J]. 文学评论, 1989, (02): 148-150.